



1978年科研人员在柴达木盆地察尔汗盐湖测量溶洞。(新华社发)

“南昆仑，北祁连，八百里瀚海无人烟。”地处青藏高原北部的柴达木盆地，一方面是遍布荒漠、戈壁的无人荒原，一方面又因盐湖蕴宝、山川藏珍而被称为沉睡的“聚宝盆”。从20世纪50年代起，无论是在戈壁中筑养青藏通道，还是在碱土里开发片片盐田，一代代奋斗者70年来用双手唤醒沉睡千年的柴达木，谱写出一段开天辟地的创业传奇，让苍茫的荒原变为发展的热土。

苍凉戈壁里的铁皮房，见证他们的坚强

青海省公路局格尔木公路总段的段史馆里，摆放着一些铁锹、钢钎、镐头等工具，它们大都已残缺不全，有的铁锹甚至被磨到只有正常铁锹长度的三分之一。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青藏公路的筑路工人们就是使用这些工具，穿越柴达木盆地，打通了祖国内地与西藏相连的交通大动脉，柴达木盆地最大城市——格尔木也因此诞生。

修路就要养路，天南海北的年轻人汇聚到青藏公路沿线，将自己的生命与这条大动脉紧密相连。

81岁的吴战瑞，青春记忆都留在了这里。1964年，刚满22岁的武威小伙吴战瑞和150多个甘肃老乡，途经格尔木，上到海拔4400多米的五道梁，一待就是15年。“当时，听党中央号召支援西藏，养护青藏公路，能来的人都很光荣。”吴战瑞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

俗话说“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这里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真正的苦寒之地：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低于零摄氏度，空气中含氧量仅为内地的60%。

“刚去的时候，大家只能住在铁皮搭的简易板房里，房子走风漏气，夏热冬凉。”吴战瑞说，“铁皮房就像是我们的‘前线战壕’，扎到哪，我们就干到哪！”

74岁的盐湖集团退休职工王西臣1981年从部队转业，来到了柴达木盆地的察尔汗盐湖。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盐湖，自20世纪50年代勘探开发至今，已是中国主要的矿业基地之一。“12顶铁皮房，10台挖掘机，10多辆翻斗车，当时我们就在察尔汗修盐田。”带着部队的扎实作风，王西臣和同事们天天套着水裤泡在卤水里。

“为祖国的农业发展，大家争着干。我是共产党员，更不能松劲。”在盐湖博物馆里，王西臣指着铁皮房的照片说，“‘堡垒’都修好了，再顽强的敌人也都要消灭！”

从铁皮房开始，老一辈柴达木人在“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的戈壁滩上艰苦创业，用双手开辟出一个蓄势待发的新天地。

不毛之地中的绿卡车，闪耀他们的奉献

察尔汗盐湖旁的盐湖博物馆里，珍藏着几张老照片：低矮的平房边上停着几辆深绿色卡车，人们正在从卡车上取物资，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

“见到绿卡车来了，就说明晚上有新鲜蔬菜吃了。”58岁的盐湖集团退休干部刘传荣笑着说。

他是一位“盐二代”，父亲刘宗元是第一批来盐湖开荒采矿的工人，从小就在盐湖长大的刘传荣见证了矿区的变化。

1986年，青海钾肥厂一期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之前矿区的钾肥年产量也就几万吨，一期一建成就是年产量20万吨，为了一期早日建成，大家都铆足劲干，党员甚至带头住在厂房里。”刘传荣说。

高强度的工作中，绿卡车带来的新鲜蔬菜是不少同事的念想。

“绿卡车不仅是送来了蔬菜，更像是给我们送来了加油鼓劲的‘精神弹药’，每次看见它，我们就想等一期建好有了效益，就能每天吃新鲜蔬菜了。”刘传荣说。

1989年5月，钾肥厂一期工程提前一年建成转入试车、试生产，盐湖钾肥的产量跨上了新的台阶，也拉开了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的序幕。

“从那年开始，我们盐湖矿区的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刘传荣笑着说。对于养路工人郭长青来说，绿卡车则给自己带来了精神食粮。

20世纪80年代初，郭长青接过父亲手中的洋镐，来到戈壁深处的冷湖公路段。

“身体不适可以忍耐，精神寂寞才是最大的敌人。”如果来了一辆卡车，只要车停下来休息，郭长青就会好吃好喝地招待司机，只希望他能多待一会儿聊聊天。

20世纪80年代中叶，青藏公路全部铺成了黑色路面，来来往往的车越来越多。路好了车多了，郭长青的精神也充实了：“我们养路的路上，车能走得平稳，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从驮队到卡车，从人力到机械，一代代柴达木人前赴后继，他们怀揣着简单而又伟大的理想，在戈壁滩上接力书写着无私奉献的传奇。

创新在他们手中，擘画柴达木的未来

冬日的太阳照在一望无际的盐碱地，耀眼而明媚。

盐湖集团研发中心工程师张娟戴着一顶大大的太阳帽，蹲在干冷的地表采样点前记录数据。没几分钟，寒风已将她的手指冻得通红。

“这是在干啥？”“采集土壤样本。”“干啥用？”“分析做评估。”

简短问答间，这位33岁的女工程师站起身来，咧咧嘴，指着采样仪器上的显示屏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湖区资源的动态监测，先在野外采样，再拿到实验室进行分析，最后形成目前湖区动态资源的分析报告。”

每年不间断，一个月里至少有半个月在湖区采样。9年来，盐碱地陪伴着张娟从大学毕业的小姑娘，成长为盐湖集团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而她也见证了盐湖开发从单一的钾肥生产发展为盐湖综合利用体系。

“以前，卤水仅用来提钾。如今，卤水通过太阳能分级蒸发，能产出氯化钠、金属镁、碳酸锂等多种产品。”张娟说，循环经济使卤水得到充分利用。

在离湖区不远的青海三元钾肥有限公司的焙盐车间里，技术负责人陆逞赢和同事一起检查记录仪器显示屏上的数据。

“我们的工作就是调控和编程，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精准，这样才能保证产出效率和产品质量。”陆逞赢说。

“我觉得盐湖集团不仅会走在国内前列，更能领跑世界。”作为一名“盐三代”，陆逞赢对企业的发展充满信心。

柴达木盆地这些年轻的力量正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用柴达木精神在广袤的戈壁滩上绘就新的画卷：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年产量达到800万吨，占国内生产总量的85%以上。钾盐综合利用率由最初的27%提升至80%以上，钾肥消耗由完全依赖进口达到自给率50%以上。

柴达木的路网体系也在不断完善，格库铁路、敦煌铁路敦格段相继通车，格成铁路、G6京藏高速格拉段也正在规划当中。待到铁路网完善之后，柴达木的区位优势将大大提高。

7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们为了柴达木的发展，坚守着精神高地：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勇于创新、团结奋斗、科学务实。

他们把青春和人生献给了雪域高原，献给了祖国的“聚宝盆”，并在这里树立起一座座注入新时代内涵的精神丰碑。

(新华社西宁3月1日电)

七十年来，他们这样唤醒沉睡的『聚宝盆』

——来自柴达木的一份创业报告



表演节目。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队员在草原上。(新华社发)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乌兰牧骑永做“红色文艺轻骑兵”

蔚蓝的天空下，紫红色的蒙古舞袖随风漫卷，头顶的瓷碗纹丝不动，马头琴声声悠扬飘荡……

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一处蒙古包前，乌兰牧骑的女队员们舞动柔美舞姿，男队员动情地拉着马头琴，正在为牧民表演顶碗舞。蒙古包周围，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牧民看得入神，不时鼓掌，笑容在寒风中绽放。

今年春节以来，被誉为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的乌兰牧骑队员们深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戈壁沙漠、偏远嘎查(村)，为牧民送上一场场精彩、暖心的文艺演出。

广袤草原上，他们犹如欢快的百灵鸟，为群众唱响一曲曲动人牧歌；辽阔大地上，他们又象绚烂的花朵，60多年来始终绽放着夺目光彩。

重本色——一切为了人民

时光回溯到1957年的夏天。9名牧区青年驾着1辆马车，手拿5把乐器、2块幕布和3盏煤油灯，在一户牧民的蒙古包前举办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这是我国首支乌兰牧骑——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现任队长孟克吉日嘎拉说，当时的内蒙古草原文化生活极为单调，牧民们几乎看不到书籍、演出和电影。

为改变这一状况，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组建小型、流动、综合性的文化工作专业队伍，名字就叫“乌兰牧骑”，在蒙古语中意为“红色的嫩芽”。

“不漏掉一个蒙古包，不落下一个牧民”，是乌兰牧骑创立之初的口号。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队员们前往牧民家的脚步。

当年，组建不久的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去戈壁深处的牧民家演出，途中经过一处沙地时，马车突然深陷沙土，动弹不得，拉车的骏马也累得筋疲力尽。

不能耽误工作！9名队员二话不说，扛起演出道具，徒步一整天赶到牧民家。

年逾古稀的金花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牧骑第一代队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与队友们每年下乡七八个月。炎炎夏日，他们背上简单的行李、乐器和服装，赤脚走在滚烫的毛乌素沙地上，生怕把鞋子踩坏。烈日的烘烤让人口渴难耐，他们却只能捧起沙丘下的一小湾积水解渴，水里满是黑压压的小蝌蚪……

面对面对群众中去，用实际行动为群众服务。乌兰牧骑队员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春天接羊羔，夏天剪羊毛，秋天打草，冬天放牧，与牧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金花回忆，那时候，队里常有人抱着一两个月大的孩子去演出。母亲在台上表演，婴儿在台台下啼哭。牧民看到了，就抱起孩子喂奶、喂水，演出结束后再把熟睡的孩子送回母亲的怀抱。

“牧民们亲切地叫我们‘玛奈乌兰牧骑’，意思是‘我们的乌兰牧骑’，亲得就像一家人。”金花说。

重传承——扎根生活沃土

“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住”，是乌兰牧骑的创作定位；将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传达给群众，为他们加油鼓劲，是乌兰牧骑孜孜不倦的追求。

翻开一份1965年的乌兰牧骑全国巡演节目单，马头琴独奏《蝶恋花》、民乐合奏《鄂伦春人民好生活》、好来宝《牧马英雄》

等，创作题材均来自农牧区，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民族艺术形式在队员的精彩表演中熠熠生辉。

扎根基层的乌兰牧骑培养出大批艺术人才，德德玛等艺术家都出自这所民间“学校”。

在草原上长大的青年歌手乌兰图雅，儿时经常看乌兰牧骑的演出。后来，她也成为家乡乌兰牧骑的一员。“迎着烈日走，踏着风雪来，深情的河流也为我澎湃；马头琴声悠扬，牧歌飘天外，一路洒下我们火热的爱。”乌兰图雅演唱的这首《乌兰牧骑之恋》，饱含她对乌兰牧骑的深情。

没有哪种情怀，比心系群众更动人；没有哪种事业，比服务人民更高尚。

60多年来，乌兰牧骑脚步不停、传统不丢。从赶马车、骑骆驼，到开拖拉机、坐大卡车，再到乘大巴车、流动舞台车……改变的是队员们的演出条件，不变的是他们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的初心使命。

如今，118.3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大地上，活跃着80多支乌兰牧骑队伍、3000多名队员，每支队伍每年下乡演出超过100场。

重创新——舞台更加广阔

2017年，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16名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乌兰牧骑60年来的发展情况，表达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贡献的决心。

当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信，勉励他们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住的优秀作品。

今年35岁的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乌宁，每当想起这封信，就感到无比自豪、充满力量。

“党和国家对我们信任、肯定，牧民群众对我们喜爱、关心，我们只有加倍努力回报。”乌宁说，她常常用曾是乌兰牧骑队员的姥姥的话鞭策自己，“要把最好的表演献给牧民，为人民服务永远不变”。

乌兰牧骑始终把舞台设在人民中间，坚持文艺为民，不断提升艺术作品的思想内涵、表现手法，推动文艺创新。

改革开放、依法治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乌兰牧骑将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作品中，创作出舞蹈《脱贫攻坚赞》、小品《喜鹊为啥叫喳喳》等富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艺作品。

2018年起，内蒙古组建“乌兰牧骑+”综合志愿服务队，在文艺演出基础上，推出医疗卫生、法律援助、技能培训、理论宣讲、科技推广等多种服务项目，重点面向交通不便、生态脆弱、文化生活匮乏、人口居住分散的农村牧区。

初春的科尔沁草原乍暖还寒，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牧骑带领综合志愿服务队下乡演出。

一场精彩的歌舞表演结束后，与乌兰牧骑一同下乡的农牧部门工作人员与农牧民聊起今年的生产打算。交谈中，去年脱了贫的阿力得尔苏木牧民苏和得知乡村振兴的政策后很是兴奋。

“我想近期再把养牛规模扩大些。”他笑着说，“现在的乌兰牧骑还给我们传授‘致富经’。”

(新华社呼和浩特3月2日电)

五指山下唱新歌

晨曦微露，五指山深处云雾缭绕，茶园郁郁葱葱。“五指山嘞，五条河咧，你知哪条流下海，你知哪条流回来……”番寨村10多名黎家阿姐唱着山歌，双手上下翻飞，将一芽芽饱满的嫩叶装进背篓。

番寨村是五指山市通什镇最偏僻的黎村，贫困率一度高达50%。村庄人均耕地仅0.6亩，村民种植水稻只够自给，多年来在脱贫路上屡屡碰壁。“槟榔树不结果，种了10多年的橡胶树还没手臂粗，更别说产胶了。”脱贫户王春梅说，为了维持一家人生计，她常年在外奔波打工。

村庄海拔高、气温低，村民尝试种过多种作物，都收成不好。山里有不少野生大叶茶，也有村民移栽野生茶苗自种，但过于零散不成规模。番寨村党支部书记王梅珊想，昼夜温差大、云雾天气多，适合茶树生长，好好管理的话，茶叶质量肯定不错。2014年，她带领几名妇女整合自家土地，在山坡上开辟出200亩茶园。

看着大家干劲十足，通什镇政府鼓励王梅珊继续扩大规模，给予农户种苗、肥料帮扶。五指山市政府引进龙头企业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与农民签订收购协议。在农业部门支持下，村里建起标准化茶园，装上喷灌设施，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质量和产量又上了一个台阶。

从200亩到800亩，50多户贫困户种茶脱贫，精心管理的茶园亩均年收入达6000元。“今后我们不但卖茶青，还要自己打品牌、做产品。”王梅珊指着村口的茶叶加工厂说，政府投资建设的茶厂3月底正式投产，将借助大型茶企的销售渠道推广产品。从卖茶青每斤十几元，到生产每斤数百元的优质茶叶，村民的腰包会“越来越鼓”。

“苦熬几十年，终于找对路子了。”回忆往昔王春梅不禁感慨。2016年她家首批茶叶迎来采收，当年就实现脱贫。这几年，仅靠茶叶她每年收入就超过3万元。茶厂大规模投产，她还打算到厂里打工制茶。

“吃得好，住得好，告别贫困没烦恼；看好病，上好学，政策帮



番寨村村民在茶园采摘春茶。(新华社发)

老又扶小；村庄美，百姓富，振兴还靠共产党。”光景一天天变好，平时总爱亮嗓子的王春梅编了不少山歌，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恩。

随着苦日子远去的，还有脏乱的环境。背青山山，门前临水，大自然赋予番寨村的优越生态曾因污染蒙尘。村庄保洁员朱彩香回忆称，就在三四年，村里还是污水横流、畜禽粪污遍布，私搭乱建的窝棚与优美的山景格格不入。

如今，沿着整治的村道漫步番寨村，房前屋后的花草清香沁人心脾，河道清澈。“政府帮我们改造危房、建设美丽乡村，还建起乡村剧场、便民服务中心，环境好了大家都舍不得破坏，现在我们每天只扫落叶。”朱彩香自豪地说，去年番寨村还入选了国家森林乡村。

82岁的村民王运形说：“现在住着新房，不愁吃、不愁穿。”坐在新房前，望着河边红艳艳的三角梅，王运形满心欢喜，哼起了从小就会唱的那首山歌：“五指山下五条河，条条河水唱新歌。苦难日子流下海，幸福生活流回来……”

(新华社海口3月1日电)



格尔木公路段养路工人正在进行养路作业。(新华社发)